

奚旭初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是改革一定要付出腐败的代价呢

天道无私

一部震撼人心的反腐力作

第一章 特殊使命

1

项姗一觉醒来，天还没亮。星期天理应再好好睡个回笼觉，但两件喜事搁在心上，项姗没法“回笼”，仅仅翻了两个身，便精神抖擞地下了床。

梳理完毕，看看做早饭时间还早，项姗便开始搞卫生。两室一厅的新房去年年底刚分到，一切都是新的，所谓搞卫生也只是象征性地做些表面文章，把各种摆设重新挪动一下，换个新意。等到时间差不多，项姗开始做早饭，边做早饭边哼着曲子。曲子是和褚东十二年前结婚那天唱的老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今天哼起来仍然有滋有味，一点也没走调。早饭的内容是每天要煮的米粥和鸡蛋饼，但今天热了油锅，却把鸡蛋打在了粥锅里。等曲子哼完，才发现油锅正冒着浓烟，鸡蛋在沸腾的粥锅里欢快地跳着舞。项姗看看没法挽救，只得将错就错，往蛋粥里撒盐和味精，然后关了煤气，唤起女儿晶晶，胡乱地吃了顿别开生面的鸡蛋粥。谁知晶晶吃了直叫好，嚷着明天还要这样吃。

吃过早饭，母女俩出了家门，叫一辆“的士”去飞机场。半途中又停下来，在一家花店里精心挑选了一束鲜花。今天，项姗是有意要让褚东过一个浪漫而具有纪念意义的星期天。她已经计划好了，上午十点半接到丈夫，然后不回家，直奔“情缘酒屋”。这酒屋原先叫“迎宾饭店”，十二年前，项姗和褚东在这家饭店结下情缘。

所以，这十二年来项姗对这家饭店始终怀有好感，遇上什么喜事便上这家饭店庆贺，尽管这饭店一年一个样，早已面目全非，但丝毫不影响项姗那份执着的热情。眼下，这饭店改称“情缘酒屋”，既富有情调，又随时让人展开想像的翅膀，回到那幸福而甜蜜的往事中去。今天，能在这酒屋里与丈夫相聚并庆贺女儿十二岁生日，实在是件绝妙透顶的乐事。

关于丈夫中央党校学习回来的职务安排，项姗早有耳闻。通过同学朋友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似乎其中两种安排可能性最大，一是直接担任团省委书记，二是担任省委副秘书长。但不管哪一种安排，项姗都感到很满意。前一种安排，丈夫可以直接从一个正处级跳到正厅级。对后一种安排，尽管一级跳，升到副厅，但这职位十分诱人，前途无量，秘书长又是个即将退下来的老头。褚东如果干得好，马上有可能去“副”转“正”。如果遇上省委领导有意跟踪培养，那褚东完全有可能很快进入常委班子，仕途上一路顺风，步步高升。项姗每想到这些，总感到耳热心跳，不敢再往下想。

银灰色的客机准时降落于省城郊区的国际机场。接机的人们挤在出口处，一个个伸长了头颈，踮起双脚，挥动着双手，如一群蜜蜂扇动着翅膀在出口处“嗡嗡”乱叫。

项姗没有挤在人群里，她认为这样做不适合自己的身份，不够文雅，过于粗俗和直露。她和晶晶就站在出口处左边远离人群的地方，静静地等候。她让女儿捧着鲜花，自己从小巧的皮包里取出镜子，对自己的整体形象作最后一次审定。

晶晶在旁边看了项姗几眼，便拍了下马屁。“妈妈，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漂亮？”

“怎么，妈妈平时不漂亮吗？”女儿的奉承话，被项姗误解了。

“什么呀？妈妈的漂亮是出了名的，但今天却是更加地漂亮。”乖巧的晶晶总算弥补了刚才容易发生歧意的奉承话，但接下去一句话却又让项姗误解了。

“爸爸见了如此漂亮的妈妈，心里一定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晶晶的语文老师实在是糟糕，尽教学生这些容易发生歧义的话语。

“怎么？你爸爸以前没有幸福过吗？”

“不不，我是说爸爸看到你一定会更加爱你，爱上加爱，懂不懂？”晶晶简直有些招架不住，但总算口才不错，不至于显得太狼狈。

这时，出口处一下子喧闹起来，只见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握手拥抱，忙得不亦乐乎。项姗了解褚东的性格，更明白褚东的身份，她知道褚东同样不会挤在人群中过早地出现在出口处。所以，项姗始终很有耐心地站在原地，心里推算着等第一批熙熙攘攘的人群散去后，她的丈夫便会出现了。

看来她确实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当热闹的局面平静下来的时候，她的丈夫终于来到了出口处。

女儿手捧鲜花正欲奔上去，项姗却一把夺过鲜花，全然不知自己的动作有点强硬，她全身上下完全被一股激烈奔涌的暖流所控制。她丢下女儿，大步上前，把鲜花举到丈夫的面前，一双妩媚的大眼奔泻出一个妻子对自己男人全身心的爱意。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想给对方一个长长的甜吻，这种欲望是那么地强烈。但她又意识到这是在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不能失态，不能让丈夫措手不及地难堪。

褚东显得十分成熟和稳重，没有妻子那么热烈而奔放的表情，每个动作也显得有条有理，没有丝毫的操之过急。他先放下精制的密码箱，然后接过鲜花，十分深沉而缓缓地说了句“谢谢，我的姗姗”。接下来又十分自然地走近项姗，伸出双手把项姗拥入自己怀里，抚摸了一下妻子浑圆的肩头和平滑的后背。这一切做得如此地得体自然，完成了项姗想做而没做的事情。

一家三人离开出口处，刚要叫“的士”，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柏

林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哟，是杨部长。”褚东尽管大吃一惊，但没有丝毫的迟疑，及时伸手握住了对方的手。

“杨部长，你也来接客人？”项姗和杨部长女儿杨芳是同事，曾到杨家吃过晚饭，所以和杨部长彼此认识。

“当然是接人啰。”杨部长笑呵呵地说，“但我要接的人却被你给接走了。”

“我？”项姗叫道，“你也来接褚东？”

“我可是个不知趣的老头哟。刚才见了你们一家人亲热的情景，我真想向后转走。但不行啊，老刑还在自己的办公室等着哪！”

“刑部长他在等我？”褚东从杨部长一出现就意识到自己一下飞机便有事降临了，心里不禁想起项姗在电话里常说的关于他的职位安排一事，但也不至于这么紧迫和刻不容缓。眼下又听即将担任省委副书记的组织部长刑明开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心里不觉重重地一怔，便试探地说道：“不至于劳驾两位部长特意为我一个小字辈接风洗尘吧！”

“呵呵。”杨部长拍了下褚东的手背说，“这当然是一个内容，但不是主要内容。只是让你的妻子、女儿空手而归，我于心不忍呀。”

聪明的项姗早从杨部长的话里听出了名堂：省委领导如此急切地召见褚东，一定有重要的职务安排。想到领导上如此看重自己的丈夫，项姗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来。眼下听杨部长打趣的话，便马上不失时机地回答道：“没关系，家里没准备中饭，我正愁褚东的中饭安排哩。这下好了，我可省事了。杨部长只要在晚饭前把褚东给我送回来，现在你随便带他到哪里都没关系。”

杨部长笑道：“好，咱们一言为定。”

项姗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心里喜滋滋地想：今天可真是三喜临门呀！

2

上了杨部长的小车，褚东就没有主动开过口。他那敏捷的思维不得不迫使他考虑见到邢部长后会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新的使命已经确定，而且不是一般的使命。从时间上看似乎具有紧迫性，从意义上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邢部长面前，他或许需要当场表明态度，而这个态度也许决定了他今后十分重要的人生道路。

小车在省委组织部门口停下，褚东问道：“杨部长，见了邢部长我怎么称呼？”

杨部长不以为然地说：“哦，昨天省委已经下文件了，你可以叫他邢书记。”

然而，进了部长办公室，当邢明开摘下眼镜，站起来伸出双手向他迎上来，并说“欢迎，欢迎，我们的高材生回来了”的时候，褚东突然觉得开口直呼邢书记似乎显得太唐突或者少了一些幽默感。所以当他的手被邢明开紧紧抓住的时候，便开口道：“先让我最后叫你一声邢部长，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培养。然后再让我第一个叫你一声邢书记，祝贺你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开展你崭新的工作。”

“唔，看来这两年马列的书学得不少，嘴巴子也越发地厉害起来。”邢明开笑道，并把褚东拉到三人沙发里坐下。

旁边的杨部长看了下手表，说：“老邢，你下午两点还有会议，眼下也到了中饭时间，是不是和褚东边吃边谈？”

邢明开认真看了下表，自语道：“时间上是有些尴尬，好吧，就在小餐厅边吃边谈。”

小餐厅就在组织部后面百米远的地方。一张小方台上已经为

他们三人准备了四个下酒菜和一瓶洋河大曲。

邢明开说：“按理应该四菜一汤，不能喝酒，但今天情况特殊，所以破例增加一瓶酒和四个下酒菜，但接下去还是老规矩，四菜一汤，不要指望还有什么山珍海味。”

杨部长对酒情有独钟，所以接口道：“如果酒和下酒菜不够可以适量增加，但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邢明开笑道：“老杨啊，一瓶酒刹不住你的馋劲就直说，兜圈子说话挺费劲的。”

褚东在旁边摇手道：“我想应该够了。我不会喝酒，邢书记下午有会议不能多喝，所以这瓶酒大多是属于你杨部长的。”

杨部长点头道：“我想是够了，刚才我只是说说而已。但褚东啊，今天邢书记亲自为你接风洗尘，你不喝酒是绝对不行的。”

褚东道：“我虽然不会喝酒，但今天恭贺邢书记的那盅酒我是绝对要喝的。”

“什么一盅酒？连喝三盅才叫诚心诚意。”杨部长叫道。

“好了好了。”邢明开先坐下，说道，“瓶盖还没打开，酒话倒说了不少。”

褚东赶紧拿过酒瓶，开了瓶盖为邢明开、杨部长分别斟满了酒，然后为自己也倒了一杯。其实他是挺会喝酒的，他曾在家里试过，低度白酒最多能喝一瓶。但他在外面总是不露声色，总称自己不会喝酒。每次与别人喝酒时总是小心翼翼，并常常装出三分醉意，所以很多与他喝过酒的人都以为他不会喝酒。褚东知道酒不是好东西，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好汉没有倒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酒上。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男人，平时除了勤奋努力的工作和谨慎稳重的处世之外，还得格外注意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喝酒失言、喝酒误事是他常常铭记在心的警言之一，所以他平时有意识地培养出自己对酒的憎恨和厌恶。眼下在两位直接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领导面前他更应该步步

小心，不能在言行上有丝毫的闪失。

邢明开很爽快地和褚东互敬了两盅酒，然后把酒瓶递给杨部长。“好了，我俩的任务完成了，这酒就全归你了。”

“什么，你俩互敬了一盅就完事了？我还没敬你俩哩。”杨部长接过酒瓶要为邢书记和褚东斟酒。

邢明开摇头道：“好了，今天不是喝酒闲聊的时候，再说瓶里的酒本来解不了你的馋，我们再占你的份，你心里也不舒服。”

褚东接上去说：“是呀，我空腹连喝两盅已经有点头晕了，若再喝恐怕要误了邢书记的指示精神，这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呀。”

邢明开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自己的茶杯，叫服务员泡茶。“褚东，你也泡杯茶吧。”他说。

“好吧！”褚东向服务员点点头。

服务员在为他们泡茶的时候，邢明开很随便地问：“褚东，听说你在天南市插过队？”

“是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褚东随口答道。

“那时你几岁？”

“高中刚毕业，唔，十八岁。”

“哦，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时候。在天南干了几年，苦不苦？”

“四年半吧。要说苦，唔，确实是苦。学校一出来就离开母亲，离开省城，在农村干的又是苦力活，吃得又不好。但当时身体好，年轻人又住在一起，所以还觉得挺有劲，苦中有乐。”褚东边回答边在心里嘀咕，邢书记时间这么宝贵，服务员泡茶也早已结束，怎么还不切入正题，扯这些不着边际的陈谷子烂稻干什么。

邢明开却丝毫没有转题的意思。“后来是怎么离开天南的？”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渴望读书，通过努力，终于考入大学。”

“哦，后来这十多年时间里有没有去过天南？”

“偶尔去过几次，我对天南还是挺有感情的，那里给我留下了

许多值得回忆的美好的东西。”褚东见邢明开咬住天南不放，突然意识到对方已经切入了主题，而且自己的命运似乎又与天南有关。

“你对天南这几年的变化了解不了解？”

“嗯，应该说两年前的天南我是比较了解的，那时天南已经在改革开放中走在了天中四县市的前列，并逐渐在全省扩大影响。那时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还专门组成写作班子到天南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写了专题报告。由于这两年我在北京学习，所以对天南的认识可能又有了距离，想必天南的变化更大了。说实话，我倒很想再去看看。”最后一句话，褚东明显带有试探性的。他心里明白，邢书记已经把他的命运和天南市的命运挂起钩来。但天南是个县级市，让我去干什么？不至于让我去当个市委书记吧？这不可能，自己从未在地方上当过领导，而且自己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到天南也不算是提拔重用。但邢书记这么急着召见自己，想必天南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一位有能力处理这紧急事情的干部临时去解决一下，这样推理倒是有些道理，也合乎情理。这样做，想必省委也有意识地考验一下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然后再回到省城担任团省委书记或者省委副秘书长，或者更重要的职位。

邢明开没有接褚东的话头说下去，而是从包里拿出一只小小的录放机，放到台上。然后望着褚东说：“我这机子里有一盒录音带，里面大约有一刻钟的录音讲话。讲话人是天南市财政局的局长，叫王乃祺，这是今年三月在天南市人代会上作完财政预决算报告后突然讲的一段话。这盒录音带是天南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匿名寄到省委来的，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记者的姓名。来，我们先听听录音再说。”

邢明开说完，随即掀了下开关键。很快，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小餐厅里响起，口音清晰，语气中明显带有异常激动的情绪。一刻钟很快过去了，褚东也很快明白了录音带中的具体内容。

邢明开掀下了开关，和褚东对视了一下，都做沉默状，谁也没

开口。旁边的杨部长也停了自己的动作，极力保持眼前这种近似于凝固而严肃的气氛。

邢明开不说话是为了让褚东有一个回味思考的余地。褚东不说话是因为明白自己不能先说话，眼下说什么话都不行，不是说得不够确切，就是说不出分量。

沉默了整整两分钟时间，然后邢明开先开了口。“天南再不挽救，算是完了。”

褚东点点头，低沉着口气说：“我为天南感到难过。”

“天南是全省的典型，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天南不能倒呀！”

“救救天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褚东确实对天南带有三分感情，刚才听了那段录音讲话，他的内心受到了重重的震动，他为天南的前途感到担忧。

“除了这录音讲话之外，我这里还有大量的举报信件，举报对象大部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天南市委副书记、市长管耀尼。据我们初步了解，老管近几年来确实被荣誉和一片赞扬声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做了许多违背党性原则，有损于人民，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当然，这几年来天南市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把一个原来破烂不堪的县城一跃成为全省最先进的明星城，管耀尼确实功不可没。但功过不能相抵，张子善、刘青山的先例告诉我们，我们党历来功过分明，谁违背党的原则，谁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是走歪了路子，那么我们就应该及时地挽救他，让他清醒过来，让他改过自新，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你说呢，褚东同志？”

邢明开郑重其事地用了“同志”两字，加上除了严肃还是严肃的表情，着实让褚东的心情加倍地沉重起来。

“是的，邢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省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天南的成绩应该肯定，我

们要全力以赴保住这典型。但内部必须医治已经生长出来的病毒,该切除的切除,该换血的换血,给她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肌体,让她内部重新焕发出新的健康活力,促使天南在法制的轨道上更好地更健康地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尽快派一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高明的医生去天南。你说是不是,褚东同志?”

“是的。”褚东点头道。

“那么,今天我召你来的意思你是否已经明白?”

“我明白。我就是那位医生。”褚东说,“但遗憾的是我并不是高明的医生,而且也不敢保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褚东彻底明白了自己将要承担的重任之后,莫名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觉得这挑战性的新工作具有很强的刺激性,越有挑战性和刺激性就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才能。省委决定让他去,既是对他的考验,也为他提供了展现才能的极好机会。那么,他也只能做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他往后的整个前程将会永远暗淡无光。对此,褚东的心里也不免生出三分担忧和不安。

“褚东同志,”邢明开再次用了“同志”两字,“发挥出你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注重于工作的总体思路 and 具体细致的工作方法,把周围每个人的工作热情调动起来,紧紧团结和依靠常委一班人,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唱反调、不听话的坚决撤换,决不甘心手软。相信你能成功,省委对你寄予厚望。但考虑到前几任派往天南去的市委书记都没能冲破管耀尼层层叠叠的关系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便相继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不得不离开天南。去年派去的市委书记曹玉其又遭遇车祸,至今还在医院里躺着。所以,为了让你能在天南站稳脚跟,并顺利开展工作,决定先以挂职干部的身份下去,担任市委副书记。让管耀尼继续主持全面工作,也好让他再充分地表演一下自己。到那个时候,再正式任命你为天南市委副书记兼天南市委书记。这样安排既有利于你更好地开

展工作,又对你的职级有一个适当的安排。”

邢明开停顿一下,慢慢地喝茶,他想让褚东有一个认真考虑的余地。

褚东没有让邢明开等很长的时间,便开口道:“邢书记,我感谢省委领导对我如此器重,并为我作了这么细致周到的考虑。尽管领导上对我的期望值可能过高了一点,但省委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坚决服从组织上对我的安排。眼下我需要邢书记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随便说几句。”邢明开说,“我的分工省委常委会已经明确,主要精力放在全省的反腐倡廉工作上。天南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潮中是全省的典型,同样在反腐倡廉中也应成为一个典型,两个文明一起抓才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事实上天南近几年偏离了这个方向,如同两个车轮胎,一个充足了气,另一个却正在漏气,那么这车势必会有出道翻车的危险。你去了之后,挂职期间主要任务是全面了解天南这辆跑在全省前头的赛车的全部概貌,不要老盯住两个轮胎,还要看看刹车有没有失灵,油管有没有堵塞,转向灯有没有毁坏,载重量有没有超负,车内各种指示仪表是不是准确等等。这样,整个天南就装在了你的心里,那时方向盘到了你的手里,你驾驶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褚东同志,你说呢?”

褚东笑道:“把天南比作一辆赛车,实在是太形象不过了。邢书记,你的话我全记住了,我会好好干的。”

“好。等会儿我把天南方面写来的举报信件全部给你,包括这盒录音带,你抽些时间多看看多听听。其中有一封信是柯志伟写来的,柯志伟原是天南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因秉公执法,抓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被管耀尼以工作需要为名调到市政府当督导员,挂个虚名。”

“那么,这个柯志伟究竟抓了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呢?”褚东问。

“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在天南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他是天南市经济开发区的融资办公室主任，叫陈原炳。据说他神通广大，手能摸到天顶，脚能踩到海底，为天南集资融资高达五个亿人民币，用管耀尼的话说，天南的发展与陈原炳不可分离。但检察院要抓他，这岂不是要抠管耀尼的眼珠子吗？好了，这信中内容说得很全面，你好好看看。我认为你到了天南后至少有三个人对你了解天南有帮助，你说说哪三个人？”

“我想应该是柯志伟、王乃祺，还有那不知名的记者。”

“你准备到了天南就去找他们？”

褚东摇头道：“这样做，我岂不是成了一名执法人员下去调查案件了。恐怕这样做，我呆不到三天就会被赶出天南市了。这三个人越是对我有帮助，我越要有意识地远离他们，否则任何一点草率鲁莽的做法都会给我开展工作带来被动。”

邢明开对褚东的回答相当满意。“看来省委常委在人选问题上成功的，我对你的期望值又提高了三分。在挂职期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与我通电话或者找我当面谈，不必通过一级级向上汇报，咱们之间是单线联系哟。”说完，邢明开开怀大笑。

褚东知道今天的谈话接近尾声，见邢明开如此高兴，便不失时机地说句戏言：“咱俩这么做像不像搞地下工作？”

“唔，有点这味道。但这仅仅是个工作方法而已，偌大一个中国，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偶尔出现一些阴影也是不足为奇的，对这局部的阴影采取一些过去的老传统做法，目的还不是为了驱走阴影，还她一个阳光明媚的天地？”

褚东赶紧拍手叫好。“讲得实在是太好了，今天这顿中饭对我来说可是得益非浅呀。我说邢书记，你把我一下飞机就抓到这里，是不是明天就要把我赶出省城？”说实话，褚东很想在家休息几天，和姗姗、晶晶好好享受一下久违的甜蜜温馨的小家庭生活。

邢明开点下头，爽快道：“明天吃过早饭，老杨用车亲自送你去

天中,在天中吃过中饭,再由天中市组织部的领导送你去天南。天南市这几天正在开党代会,明天最后一天,你正好赶在闭幕式上亮一下相,跟全体党员代表见下面。所以,明天不走不行,家里的思想工作只好你自己去做了,我可管不着。”邢明开说完又开怀大笑,然后站起身来,从包里掏出十多封举报信件,交给褚东,又从录音机里取出那盒音带递到褚东的手里。

褚东在接过那盒音带的时候,耳边不由清晰地响起那位耿直的财政局长中气十足的声音:坑害百姓的官我不能当,违法违纪的官我不敢当,瞒上欺下的官我不愿当,清正廉洁的官我不会当。

第二章 重返天南

3

天南市位于天中市最南端,大约两小时的路程,中间要经过天东市的几个乡镇。

当褚东的小车驶过一座高桥,越过东西走向的天使河,便进入了天南市的地界。这时,一幅令人振奋的壮观图景出现在了褚东的面前:一条笔直宽阔的水泥马路,路两旁是相应对称、高大蓬勃的青松翠柏,树与树之间点缀的是一簇簇红白黄蓝竞相斗艳的鲜花带,迎面当空一幅巨大的横幅上一排醒目的大字重重地捶打着褚东的脑神经:欢迎您进入经济腾飞地区——天南市。

天中市委组织部蒋部长告诉褚东,这条马路六十米宽,比刚才行驶的马路整整宽了四十米。

褚东不得不为这条一流的马路而赞叹不已。“简直可以和北京的长安街媲美了。记得我两年前来天南,这儿好像还是原先的马路。”

“是的,这马路是去年上半年建成的,路面总长十五公里,总投资三个亿。”

“天南哪来那么多的钱哟?”褚东惊叫道。

“老管这人就是有办法。不管做什么,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也不知用了什么法道。全国各地去参观取经的基本上每天都有,但他们除了惊讶叹服之外,便是摇头,自叹这经带回去无法应

用。一是地理环境不同，二是经济实力悬殊，三是那种近似于冒险的敢说敢做敢闯的胆量不够。只是苦了我们天中其他三个市，眼睁睁地看着天南发展，不竞争不行呀。三个市的领导是逼上梁山，鼓足了胆量，拚命地你追我赶，使我们天中四个县级市的经济发展均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褚东插话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典型引路必不可少。天南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小车很快驶进天南市区。两年前，天南的小县城建设已经令人瞩目，学习参观者纷至沓来，当时确实也曾轰动热闹过一阵。但没想到两年后的天南城又改变了她原来的模样，从整体感觉看，她已经摆脱了一个县城所特有的框架结构，完全以一个新兴的中等城市面貌出现，这显然是一个大手笔，显示出地方当权者远大的发展趋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褚东心想：这管耀尼不管怎样评说，就从天南的经济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思路、长远规划和具体实施步骤，充分证明了他所具有超人的才能和智慧，这一点毋庸置疑。

两年前，褚东见过管耀尼，印象不坏，人挺随和，讲话不假思索，怎样想就怎么说，举止方面亦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不讲究风度仪表，当然这跟他缺少气质有关。五短身材，胖胖墩墩，一张不是很严重的麻脸，左耳旁有一条长约二寸的疤痕十分醒目。据说每当管耀尼拉长脸训人的时候，那二寸长的“肉百脚”便会凸起来，涨得通红发亮，仿佛真有一条赭红的百脚虫在蠕动，其形态是极其的可怕。

两年前褚东在专题调查过程中，管耀尼专门接待了半天，为他们作了天南的过去、今天和将来的专题讲话，气氛十分地和谐，褚东并没意识到那疤痕有什么可怕。只是在走访乡镇和有关部门的过程中，很多人讲起管耀尼喜怒无常的脾气和“肉百脚”的事情，才有了三分印象。在临别欢送会上，褚东特意观察管耀尼脸上的“肉

百脚”，但自始至终的一张笑脸上，那“肉百脚”一直沉睡，从没伸过懒腰，不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反而觉得它不但弥补了那张令人难堪的麻脸，而且突出了一个男人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

小车驶进市委机关大院。在市委大楼下面刚停下，一位小伙子奔上来为他们打开车门。

“你就是褚书记吧？我叫黄亦如，是市委办的。归主任他吃过中饭一直在办公室等你，现在他正在机要室看份传真，我先带你们去会议室坐一下。”

褚东心想：一到天南，首先接待他的果然是归雨林。原来，归雨林是他二十多年前的插兄插弟，是天南县城插队下去的知青，和他们省城下去的插青都集中在思南乡（当时称为公社）江边村的知青场里。尽管在知青场里很快形成了省派和县派两帮，各自使着歪点子捉弄对方，甚至打过几次群架，但他和归雨林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显然是因为两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喜欢读书和酷爱历史，都比较内向和带有幽默感，都喜欢动脑筋办事而从不干没有思想准备的鲁莽之事。两人常在干完一天的劳累活之后躲到僻静的小河边，或者杉树林，或者仓库场的稻草堆旁，展开各自的思维，畅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宏伟而灿烂的远大目标。而面对眼前枯燥乏味的生活内容，两人又只能把当时盛行的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并在剧中扮演着所有的角色，好人坏人轮着演，又是对白又是引吭高歌，轮到谁唱另一人还得在旁边伴奏。把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地折腾，倒也自得其乐，其乐无穷。

就这样，两个相处了三年多时间，归雨林大概比褚东早熟，开始想找对象，并看中老场长秦良昆的女儿阿英。阿英高中刚毕业，在大队小学里当老师，既教语文又教数学。那年阿英刚满十八岁，长得白嫩嫩水灵灵，是大队里谁也比不上的独枝鲜花。当时，大队部有两块黑板报，那是归雨林和褚东两人共同的任务。黑板报上那一手秀气的粉笔字、美术字及漂亮的报头版画着实让阿英着迷，